

南宋扬州筑城史料辑佚与相关问题

——以《广陵续志》和宝祐《惟扬志》为中心

朱超龙 薛炳宏

提 要：关于南宋时期扬州筑城的文献资料数量相当有限，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南宋扬州三城的深入认识。清人刘毓崧《宋大使府砖考》一文转引宋嘉泰《广陵续志》、宝祐《惟扬志》，其中涉及南宋扬州筑城相关史事，为南宋扬州城研究增添宝贵资料。兹辑佚出来，结合考古发现，对涉及的宝祐城城门、城壕、平山城、重城城壕、堡垒翼城、“围城”、水坝、吊桥等诸多要素进行初步讨论。新史料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对南宋扬州城的认识，对解决近年关于堡垒城与宝祐城的沿革问题的争议也很有帮助。

关键词：南宋 扬州城 堡垒城 宝祐城

南宋时期扬州位于北方边境，为宋与金、蒙（元）对峙的前线。“俯江湄，瞰京口，南蹶钜海之浒，北压长淮之流，必扬州有备，而后淮东可守”^①，起到拱卫都城临安的战略作用，号称“国之北门”^②。因此，宋廷对扬州的城防建设极为重视，多次诏修扬州城，修筑活动与今天的考古发现多有切合之处。

此前，扬州城的修筑活动多围绕州城（又称大城）。淳熙二年（1175）郭棣帅淮东时，考虑到蜀冈“故城凭高下临四面”，而“州城处势卑渫，遭敌袭瞰则为在股掌中”，遂请于州城西北的蜀冈故城遗址筑“堡垒城”^③。《宋会要辑稿》记载此事曰：

淳熙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诏殿前司选差统制官一员、军兵一千人，修扬州城壁，依古城旧基帮筑堡垒。从知扬州郭棣请也。^④

因州城与堡垒城之间有一定距离，为“缓急足以相赴”，两城之间又“中夹通道”^⑤，筑为“夹城”。于是扬州形成堡垒城、夹城和州城三城南北并峙的格局（见图1）。

关于扬州宋三城的形态格局及其与南宋军政之间的互动，学界有很多讨论。早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安藤更生在地踏查的基础上，全力搜罗相关文献记载，对宋代扬州城的位置、沿革和布局等问题已有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⑥后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考古工作者采用科

①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23《南直五·扬州府》，清稿本，第1113页。

② 《宋史》卷417《赵范传》，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2508页。

③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7《扬州·新旧城》，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第1574页。

④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方域19《诸寨杂录·帮筑堡垒》，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标点本，第9668页。

⑤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7《扬州·新旧城》，第1574页。

⑥ 参见安藤更生：《唐宋時代に於ける揚州城の研究》，《鑑真大和尚傳之研究·外篇》，平凡社，1960年，第333—350页。



图1 南宋扬州州城、堡寨城（宝祐城）和夹城位置示意图

学的调查、勘探、发掘等手段，对扬州宋三城进行深入系统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考古资料。这些资料中既有位置、规模、格局等宏观信息，也有各类城池构成要素的微观解剖，使得我们对扬州宋三城的认识进入新阶段，为进一步讨论奠定坚实基础^①，也带动一系列相关讨论。^②

此外，郭棣筑堡寨城后，南宋宝祐二年至三年（1254—1255），贾似道又于蜀冈之上筑宝祐城。《宋史·理宗本纪》记载，宝祐三年二月“复广陵堡城，贾似道以图来上”^③。元人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征引《申省状》原文云：“旧名堡城，不当用既废之名，今名宝祐城。”^④至于堡寨城、宝祐城及其与唐代子城的沿革关系，以往考古工作者都认为堡寨城是取唐子城西半所筑，宝祐城则基本沿袭自堡寨城。但近年历史学者何适提出新见，认为郭棣淳熙二年所筑堡寨城

① 资料散见于各专业性考古期刊，基本收录在3部考古勘探和发掘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馆、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馆、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编：《扬州蜀岗古代城址考古勘探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馆、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科学出版社，2015年。

② 如蒋忠义：《隋唐宋明扬州城的复原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45—462页；李久海：《论扬州宋三城的布局和防御设施》，《东南文化》2000年第11期；汪勃、王小迎：《扬州南宋堡城和宝城的发掘与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9期；叶亚乐、王学荣、武廷海：《扬州宋三城平面形态复原研究》，《城市规划学刊》2018年第6期；何适：《南宋孝宗朝扬州城池建设考——兼论地方视野下的“孝宗恢复”》，《史林》2016年第2期。

③ 《宋史》卷44《理宗四》，第854页。

④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下，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44页。

为取唐子城西半所筑^①，宝祐城则扩筑为与唐子城范围一致。^②不过后来他又在明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中注意到宝祐城东有“古城冈”标识，认为其所指或即唐子城东部遗迹，进而反思其宝祐城与唐子城相当这一认识还需要作进一步检讨。^③汪勃的意见与之相反，他认为堡寨城与唐子城范围一致，宝祐城相当于唐子城西半部分。^④笔者也参与了讨论，意见是堡寨城与宝祐城皆位于唐子城西半部分，二者的范围是一致的，没有扩筑或缩建。^⑤

前人诸研究基本都是以新的考古发现为基础推动的，可资利用的史料资源相当有限。笔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在清人文集中翻检到以往未曾被充分注意的文献记载，这些记载是南宋时期的原初文献，保留相当丰富的关于南宋扬州筑城的记录，很多内容是我们不曾知道的，非常珍贵。其中一些记录对解决近年来的争议问题也很有帮助。兹辑录出来，作为南宋扬州城研究的新资料，再结合考古发现进行初步的讨论。

一 嘉泰《广陵续志》、宝祐《惟扬志》所载南宋扬州筑城史料辑佚

笔者找到的南宋扬州筑城记录，保存在清人刘毓崧所著《宋大使府砖考》一文，收录在氏著《通义堂文集》卷8。刘毓崧（1818—1867），字伯山，一字松崖，刘文淇之子，江苏仪征人，是清代“扬州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按其文自叙：“咸丰壬子岁，扬州郡城西北平山堂右司徒庙侧村人治地获古砖甚多，其文为大使府造四字。高邮金雪舫先生得其一，制以为砚，出拓本见示，爰以史传及志承参互考之。”^⑥

刘文征引《广陵续志》和宝祐《惟扬志》两部南宋地方志书。明嘉靖《惟扬志》凡例云：“今为嘉靖《惟扬志》，以宋有绍熙《广陵志》、嘉泰《广陵续志》、宝祐《惟扬志》而续之也。”^⑦刘文所言《广陵续志》应即嘉泰《广陵续志》。此三志在嘉靖《惟扬志》编修时只余残本：“惟扬故有志矣，时淹迹改，非完书也。”^⑧刘文所引两志为“文选楼抄本”。文选楼为清代学术山斗阮元藏书处，又名琅嬛仙馆。阮元所居扬州旧城文选巷，乃文选学开创者隋唐时期学者曹宪故里，因以“文选”名楼，作为藏书、校书、读书、刻书的场所。以阮氏当时的地位，各种珍本秘笈多能得以借抄，故其藏书多有抄本。刘毓崧为刘文淇之子，刘文淇为阮元门生，故能借阅到两志抄本。

现今两志只有部分条目引录在明清地方志书和《永乐大典》中^⑨，不过刘毓崧的引文都不见于这些文献，可谓弥足珍贵。兹辑佚如下：

① 唐代于蜀冈之上筑有子城，安藤更生最早提出宋代堡寨城、宝祐城与唐代子城范围一致。后来的考古工作者基于考古发现，一般认为堡寨城、宝祐城都是取唐代子城西半所筑。

② 参见何适：《南宋扬州蜀冈上城池建设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3期。

③ 参见何适、王相如：《嘉靖〈惟扬志〉所附宋代扬州城池图考》，《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27辑，2022年12月1日。

④ 参见汪勃、范东日：《再谈南宋扬州蜀冈上城池的位置范围》，《东南文化》2020年第2期。

⑤ 参见朱超龙：《“长围”与羊马城、一字城、护门墙——南宋时期扬州蜀冈城池的攻防体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2期。

⑥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宋大使府砖考》，“丛书集成续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影印本，第196册，第344页。

⑦ 嘉靖《惟扬志》，“凡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影印本，第12册，第22页。

⑧ 嘉靖《惟扬志·叙》，“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2册，第5页。

⑨ 参见崔伟：《〈永乐大典〉本江苏佚志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11—170页。

嘉泰《广陵续志》：

·《高定子记文》言：新修大城及堡垒翼城、夹城。

·今州城，端平初，赵公葵增陴浚隍，东西门为月城二，南北门为圃城二。淳祐中，李公曾伯包砌南门圃城一座，筑运河东岸圃城一座。邱公岳增置南门外新圃、东城门上护坝楼，共三座。又云夹城，李公端伯又筑圃城。

宝祐《惟扬志》：

·为城门楼四，南揭“宝祐城”扁，北曰雄边，东曰泰通，西曰平山。

·似道之奏云：城广九里零二百八十一步，濠则东南一角接连夹城，更复深广，外三面新凿濠，为丈一千五百一十一。又自摘星楼以西筑堡圃，包平山旧基，计一百四十六丈，重凿外濠一重绕之，计一百五十三丈一尺。

·自序云：每岁哨尘蓬勃，平山遂为毡屋下顿之所，贾公似道来制全淮，城宝祐。

·今州城，贾公似道圈砌东门瓮城、南城水门、东西圃子门五所，开浚东门圃城至破桥西一带濠河。又云宝祐城，为望楼四，以岷烽燧，圃城六，以谨外护。

·堡城扼西北之冲，横属平山，为广陵第一形势。家坤翁《宝祐城纪事》诗云：拒关有桥，据桥有圃。又云：中遏其流，两坝对峙，圃以护之，东西相倚。又云：咸曰平山，犹□其外。公曰：弗哉！此关风气，因山为圃，兀如坛墪，可容万人，乘陴敌愆。

·陈彬《四城兴浚录》有“瓮城砖圃”之语。^①

二 关于南宋扬州城的新认识

从刘毓崧《宋大使府砖考》一文辑佚出的嘉泰《广陵续志》、宝祐《惟扬志》所载南宋扬州筑城史料，涉及宝祐城城门、城壕、平山城、重城城壕、堡垒翼城、“圃城”、水坝、吊桥等诸多要素，下面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对这些内容反映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一）宝祐城城门、城壕

除了文字记载，关于南宋扬州城研究不可回避的资料还有明嘉靖《惟扬志》卷1《古今图》附“宋三城图”（见图2）和“宋大城图”（见图3）。两图虽初见于明代，但其粉本一般认为要早于方志编写的时代。嘉靖《惟扬志·叙》中说：“溯诸二十一史，踵诸宝祐遗志……”^②又《凡例》云：“宝祐志等书中间繁简不一，今取其善补其遗，而削其无益劝戒者。”^③“宋三城图”和“宋大城图”附在卷1《古今图》，其下署名“郡人盛仪辑”，可见部分城图应当早于嘉靖志编纂的时间，盛仪只是辑录而已。《古今图》的叙中说的也很明白：“……宋存方域方物之典，远慨全扬之旧迹，近观宝祐之遗编……”^④“宝祐遗志”“宝祐志”“宝祐之遗编”当即宝祐《惟扬志》，可见包括“宋三城图”“宋大城图”在内的嘉靖《惟扬志》有相当多的内容沿袭自

①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宋大使府砖考》，“丛书集成续编”，第196册，第344—347页。

② 嘉靖《惟扬志·叙》，“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2册，第5页。

③ 嘉靖《惟扬志》，“凡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2册，第22页。

④ 嘉靖《惟扬志》卷1《古今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2册，第1页。

宝祐《惟扬志》。另从绘制手法和内容表现来看^①，“宋三城图”和“宋大城图”也表现出宋元时期江南地方城市地图绘制的鲜明特色。所以说，明嘉靖《惟扬志》所附“宋三城图”和“宋大城图”应是南宋就有的版本，说此二图是南宋扬州三城的如实记录，当无大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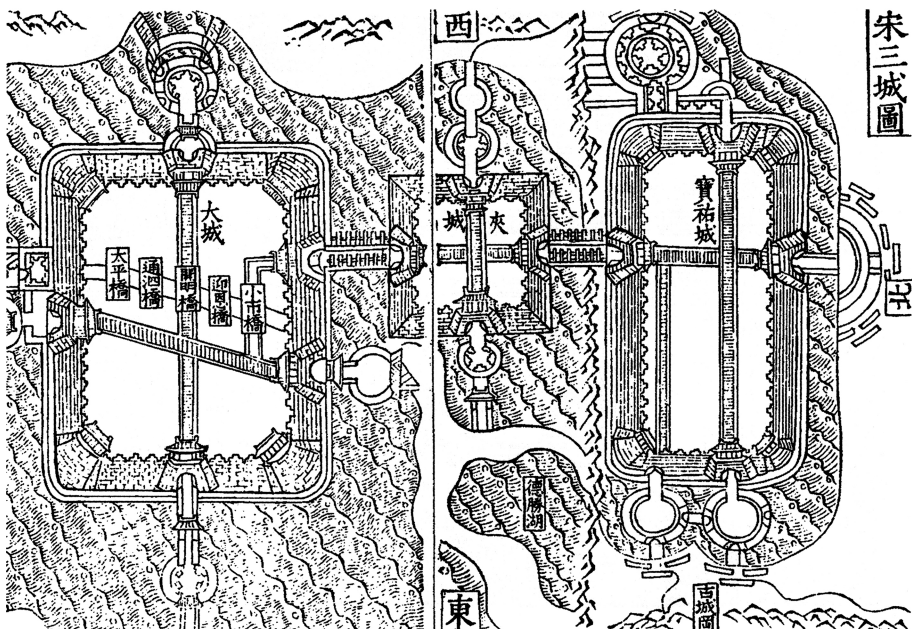


图2 明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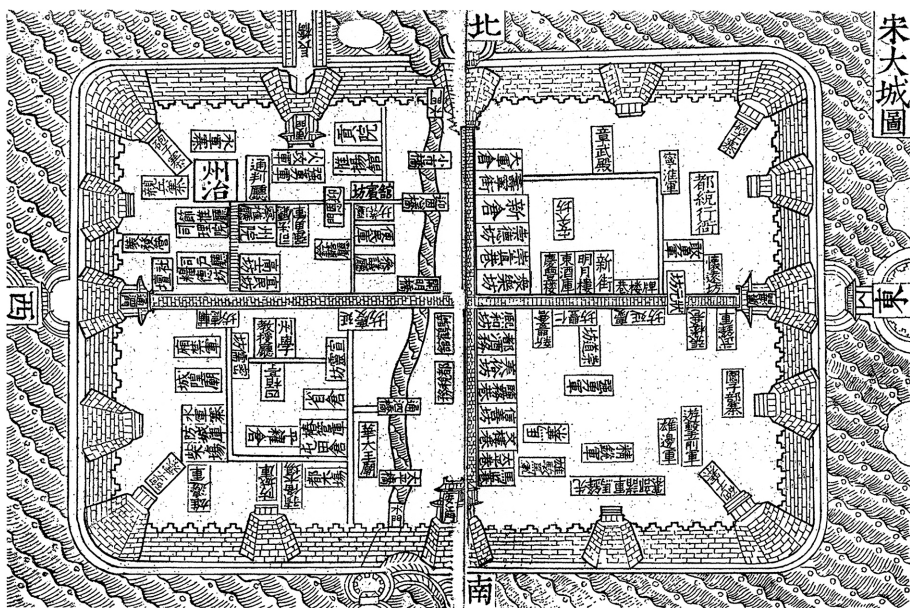


图3 明嘉靖《惟扬志》“宋大城图”

^① 参见钟翀：《宋元版刻城市地图考录》，《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2期。

南宋宝祐城城门之名，今从宝祐《惟扬志》佚文我们才第一次知道，宝祐城有4门，南门为正门，曰宝祐，北门曰雄边，东门曰泰通，西门曰平山（见图4）。不过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中宝祐城有5门，东门有2座。但这并不矛盾，细审“宋三城图”，东南1门没有门楼，与其他4门不同，宝祐《惟扬志》说“为城门楼四”^①，门匾上书城门名后悬于门楼，没有城门楼就没有城门名。这2座城门都未经考古发掘，不过今人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到，今蜀冈城址中部南北向城墙的中部和南部有两座圆形台地，其外还有月河残迹，应即宝祐城东门（泰通门）和东南门外的月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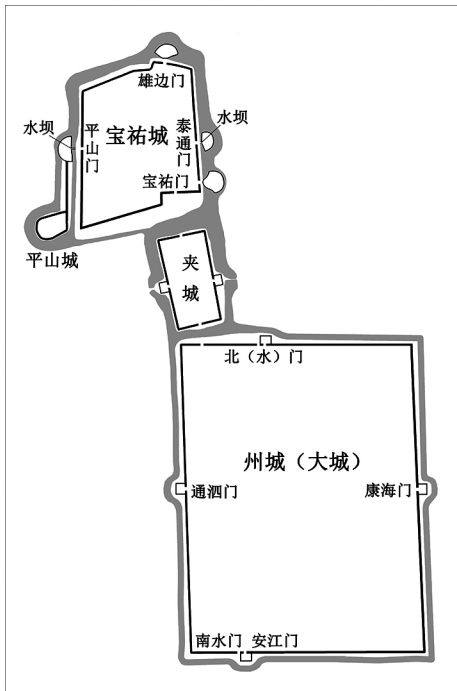


图4 南宋扬州城（宝祐时期）复原图

宝祐《惟扬志》载贾似道奏云：“城广九里零二百八十一步。”^②这是宝祐城的周长。以往的研究引用的比较多的是明嘉靖《惟扬志·军政志》“城池”条：“宝祐城，一名新城，俗呼为堡城者非是，在府城西北七里江都县大仪乡，周围一千七百丈，遗址尚存。”^③“九里零二百八十一步”合今尺约5200米，“一千七百丈”合今尺约5372米，二者大略相同。如果此前对晚近记载还有疑问的话，当时抄录自贾似道的奏章原文数据想必可为定论。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亦相呼应，蜀冈城址中部有1道南北向城墙，长约1200米，时代为南宋，加之北、西、南3面城墙，4面城墙的周长约为5000米^④，与文献记载基本符合。宝祐《惟扬志》还

①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宋大使府砖考》，“丛书集成续编”，第196册，第345页。

②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宋大使府砖考》，“丛书集成续编”，第196册，第345页。

③ 嘉靖《惟扬志》卷10《军政志·宝祐城》，“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2册，第9页。

④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馆、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3、50页。

记载宝祐城与夹城的相对位置：“濠则东南一角接连夹城。”^① 夹城的规模很小，即今宋夹城遗址公园的位置，其向北恰好只能接连到蜀冈城址中部南宋时期南北向城墙的南端，也就是宝祐城的东南角。

争论的焦点还有堡垒城的范围。关于宋代扬州城的记载虽不丰富，但关于堡垒城规模的记载却不少。南宋嘉定时崔与之《扬州重修城壕记》：“西北曰堡垒城，周九里十六步。”^② 此外还有南宋时人袁说友诗《扬州堡垒》云：“环城九里十六步，一一峭壁临深沟。”^③ “九里十六步”合今尺约4800米，只与宝祐城相差400—570米左右。两种南宋时人所记数据如此详细且一致，基本不存在误记的可能。二者相差的数据应当是宝祐城时期扩建的平山城的规模，这在辑佚的宝祐《惟扬志》上也能找到答案：“又自摘星楼以西筑堡圃包平山旧基，计一百四十六丈。”^④ “一百四十六丈”即今461米，与文献所记堡垒城与宝祐城城围的差距正相符合。

综上所述，堡垒城与宝祐城相对唐子城的相对位置，以及堡垒城与宝祐城的沿革关系是可以基本明确的。其实按常理来说，在南宋与北方强敌长期对峙的紧张氛围下，为减小防御压力，缩建城池以集中优势兵力是当时的通行做法。相对唐代罗城，宋大城（州城）就是大规模缩建的，那么相对唐子城，堡垒城和宝祐城的规模又怎么会反其道而行之呢？其实正史中关于堡垒城与宝祐城的沿革关系也有比较明确的表述，《宋史·理宗本纪》记载：“复广陵堡城。”^⑤ 所谓堡城，《庶斋老学丛谈》征引《申省状》记载：“旧名堡城，不当用既废之名，今名宝祐城。”^⑥ 指的其实就是堡垒城。宝祐城大体上只是恢复堡垒城而已。

贾似道的上奏还提到将外濠“更复深广”，“外三面新凿濠为丈一千五百一十一”^⑦。宝祐城的周长为5200米左右，外濠“丈一千五百一十一”，合今尺约4775米，这还只是西、北、东3面，而这3面城墙的周长约4000米。外濠的数据如此之高，应当是壕沟外线的测量结果。参考《扬州蜀岗古代城址考古勘探报告》所附《扬州蜀岗古代城址考古勘探遗迹现象分布总平面图》，可见宝祐城城壕最宽处达145米。^⑧ 因自南宋以后，蜀冈之上再未有筑城活动，这些城壕遗迹可以视作南宋城壕的遗留。能够看出，这些城壕确实较为宽广，甚至有些超出我们一般的认知。

城壕宽度是中国古代城池建设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有很多制度性的规范，如编撰于北宋仁宗时期的《武经总要·守城》上规定：“壕面各随其地为阔狭，大要在面阔底狭，其深及泉，使箭砲难及即住。”^⑨ 据学者统计，宋代州级城市人工护城河的宽度普遍在10丈以下，有13座

①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宋大使府砖考》，“丛书集成续编”，第196册，第345页。

② 崔与之撰，张其凡、孙志章整理：《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卷1《扬州重修城壕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标点本，第5页。

③ 袁说友：《扬州堡垒》，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25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标点本，第48册，第29906页。

④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宋大使府砖考》，“丛书集成续编”，第196册，第345页。

⑤ 《宋史》卷44《理宗四》，第854页。

⑥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下，第44页。

⑦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宋大使府砖考》，“丛书集成续编”，第196册，第345页。

⑧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馆、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编：《扬州蜀岗古代城址考古勘探报告》附页。

⑨ 丁度、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2《守城》，《中国兵书集成》第3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7年影印本，第526页。

城市人工护城河宽度超过 10 丈，最宽的建康府城宽度达到 30 丈，这些城市基本上都位于江淮防区。^①就扬州城来说，史料中能够看到的，如《宋会要辑稿》：“本州城壕深一丈至一丈五尺，阔十三丈，至有十八丈之所。”^②可知北宋大观年间之前为 13 丈，大观年间开始为 18 丈。嘉定八年至九年（1215—1216）“河面阔十有六丈，底杀其半，深五分，广之一，环绕三千五百四十一丈”^③。不过 18 丈只是嘉定时期的数据，宝祐三年“更复深广”，其壕面应当更宽。加之其后的景定年间又有李庭芝筑城，这时的形式更为紧张，蒙元军队的抛石机技术相比之前有非常大的突破，在射程和威力上都给传统的城池防御带来新的挑战。史载元军攻城，“专恃炮为长技，以数百人拽一炮，中楼橹立碎。壕深者，运木石不足，驱人填之”^④。至元九年（1272）还发明威力空前的回回炮。根据学者统计，与北宋相比，南宋州级城市人工护城河的宽度普遍增加，特别是 10 丈以上超规制人工护城河基本上都是南宋时修建，尤其是随着战争形式越来越严峻，越到后期，人工护城河的宽度越大。^⑤不只扬州城，同时期静江府城的壕面宽度也达到惊人的程度，南宋《静江府城池图》之上详细记录咸淳八年（1272）静江府城展拓旧壕的规模：“旧壕面原阔一十八丈至二十二丈，今展阔二十丈至二十二丈，通阔三十八丈至四十丈，深二丈。”^⑥40 丈已经达到 126 米。以扬州军事地位之重要，攻防实战之频繁，想必有非常丰富的防御经验，南宋末年将宝祐城的城壕拓宽至 145 米左右，是完全有可能也是有必要的（见表 1）。

表 1 南宋扬州堡寨城、宝祐城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对照表

南宋扬州城城池元素	文献资料	考古资料	舆图资料
宝祐城城门	宝祐《惟扬志》：为城门楼四，南揭“宝祐城”扁，北曰雄边，东曰泰通，西曰平山	城门主体未经发掘，但地表残迹尚存	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标绘 5 门，其中东南 1 门无城门楼
堡寨城、宝祐城规模及相对位置	宝祐《惟扬志》转载贾似道奏章：城广九里零二百八十一步，濠则东南一角接连夹城 嘉靖《惟扬志·军政志》“城池”条：宝祐城，……周围一千七百丈 崔与之《扬州重修城壕记》：西北曰堡寨城，周九里十六步 袁说友《扬州堡寨》：环城九里十六步	经考古调查测算，城墙周长 约 5000 余米	

① 参见吴红兵：《宋代护城河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 100 页。
②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方域 9《修城下·扬州城》，第 9447 页。
③ 崔与之撰，张其凡、孙志章整理：《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 1《扬州重修城壕记》，第 5 页。
④ 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 141《杜尚书神道碑》，中华书局，2011 年标点本，第 12 册，第 5625 页。
⑤ 丁度、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 12《守城》，《中国兵书集成》第 3 册，第 100—101 页。
⑥ 万竟君：《金汤城池的形成——试论桂林古代人工水道与城防建设》，《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 3 期。

(续表)

南宋扬州城城池元素	文献资料	考古资料	舆图资料
宝祐城城壕宽度	宝祐《惟扬志》转载贾似道奏章：濠……更复深广，外三面新凿濠，为丈一千五百一十一	今城壕最宽处 145 米。参见图 1	
平山城	自摘星楼以西筑堡圃，包平山旧基，计一百四十六丈	今平山西侧外围有 1 段半环形水系，长约 500 米，最宽处近 100 米	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上有标绘
重城重壕	宝祐《惟扬志》转载贾似道奏章：外三面新凿濠，为丈一千五百一十一。……平山……重凿外濠一重绕之，计一百五十三丈一尺	从现状和勘探结果来看，宝祐城西城壕南半段自西向东依次为壕沟、城墙、壕沟、主城墙	
堡寨翼城	《高定子记文》：新修大城及堡寨翼城、夹城	宝祐城北门（雄边门）外东北发现 1 处南宋时期城门遗址，该城门遗址偏西位置还曾发现 1 片宋代夯土，另在蜀冈古城北城墙东部发现宋代夯土城墙	
圃城	嘉泰《广陵续志》：州城，端平初，赵公葵……南北门为圃城二。淳祐中，李公曾伯包砌南门圃城一座，筑运河东岸圃城一座。邱公岳增置南门外新圃、东城门上护坝楼，共三座。又云夹城，李公端伯又筑圃城。 宝祐《惟扬志》转载贾似道奏章：自摘星楼以西筑堡圃 宝祐《惟扬志》：今州城，贾公似道圈砌……东西圃子门五所，开浚东门圃城至破桥西一带濠河。又云宝祐城，为圃城，以谨外护 《宝祐城纪事》：拒关有桥，据桥有圃。……中遇其流，两坝对峙，圃以护之，东西相倚。……此关风气，因山为圃，兀如坛墪，可容万人，乘陴敌忾 《四城兴浚录》：瓮城砖圃		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及“宋大城图”所绘主护城河外的城或城墙，包括平山城、瓮（月）城、护门墙等

(续表)

南宋扬州城城池元素	文献资料	考古资料	舆图资料
宝祐城东西水坝、吊桥	《宝祐城纪事》：拒关有桥，据桥有圃。……中遏其流，两坝对峙，圃以护之，东西相倚 《宋史·崔与之传》：（嘉定中）西城濠势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马。开月河，置钓桥 《宋史·李全传》：（绍定四年）赵胜遣统制陆昌、孙举立桥堡砦于北门。……范、（赵）葵挥步骑夹浮桥、吊桥并出	西门（平山门）外发现有挡水坝遗存。东门（泰通门）外发现有壕桥遗存，形制与西门（平山门）外挡水坝遗存相似	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所绘宝祐城5门与瓮（月）城交通处

（二）平山城、重城重壕

贾似道之奏云：“城广九里零二百八十一步，濠则东南一角接连夹城，更复深广，外三面新凿濠为丈一千五百一十一。又自摘星楼以西筑堡圃，包平山旧基，计一百四十六丈，重凿外濠一重绕之，计一百五十三丈一尺。”^① 摘星楼，《扬州画舫录》：“功德山亦名观音山，高三十三丈，……上建观音寺，一名观音阁，在宋宝祐志为摘星寺，明《维扬志》云‘即摘星亭旧址’，《方輿胜览》谓之摘星楼。”^② 可知摘星楼在宋时又名摘星寺，在今观音寺一带。平山更在其西，也就是宝祐城西南外的冈阜，今仍名平山。这里地势高亢，“兀如坛壝”“为广陵第一形势”，在纳入到扬州城防体系之前，尝“为毡屋下顿之所”^③。此即《宋史·李庭芝传》所言：“始，平山堂瞰扬城，大元兵至，则构望楼其上，张车弩以射城中。”^④ 有此教训，贾似道遂将其纳入到扬州城的城防系统中。

这里要申明的一点是，现在都将平山之上所筑的小城称作平山堂城，这其实是非常晚近才有的概念，如《扬州画舫录》：“景定初，李庭芝主管两淮制置司时，元兵至，构望火楼于是，张平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筑大城包之，名曰‘平山堂城’。自是平山堂入城中。”^⑤ 其实平山之名很早就有了，如北宋文人张先《塞垣春·寄子山》：“停酒说扬州，平山月，应照棋观。”^⑥ 宝祐三年在平山一带的筑城活动，也只是说“包平山”，除宝祐《惟扬志》，还有嘉靖《惟扬志》卷10《军政志》“宝祐城”条中征引的理宗关于宝祐城的诏令：“今复增堡城以壮广陵之势，朕披来图，包平山而瞰雷塘，可以广营屯便牧圉矣。”^⑦ 也不提平山堂。景定年间，“始，平山堂瞰扬城，大元兵至，则构望楼其上，张车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筑大城包

①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宋大使府砖考》，“丛书集成续编”，第196册，第345页。
②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6《蜀冈·功德山》，中华书局，1980年标点本，第365页。
③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宋大使府砖考》，“丛书集成续编”，第196册，第345页。
④ 《宋史》卷421《李庭芝传》，第12600页。
⑤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6《蜀冈·平山堂》，第378页。
⑥ 张先：《塞垣春·寄子山》，《扬州历代诗词》编委会：《扬州历代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标点本，第1册，第148页。
⑦ 嘉靖《惟扬志》卷1《古今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2册，第9页。

之，城中募汴南流民二万人以实之，有诏命为武锐军”^①。虽以平山堂为地标，但也没有提及“平山堂城”这一专称。这很容易理解，平山堂只是平山之上的建筑，时人怎么会以堂作为城之名呢？这想必只是清人的附会而已。今人若是为讨论方便，在没有自名的情况下，应当按照考古学定名的一般原则，以当地地名为准，称为“平山城”才是，一如宝祐城西门名平山，也是门以山名。

有学者将平山城最早修筑的时间考定在景定年间，由李庭芝主持，原因是认为前引嘉靖《惟扬志》中理宗诏文“包平山”只是描述贾似道所修宝祐城及其周边的地理态势，而不是筑城墙从外围包住平山堂的意思。^②但宝祐《惟扬志》中关于“包平山”有更为直接的表述，“包平山”也就可以明确为筑城墙包住平山的意思。但平山城显然也不是宝祐三年由贾似道新筑，宝祐《惟扬志》中明言，平山堡圃为“包平山旧基”所建。所以平山城始筑的时间还要向前追索，惜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能推其大概。按《宋史·赵范传》，绍定四年（1231）李全围攻扬州三城时，“往海陵载妓女，张灯平山堂，矫情自肆”，“置酒高会平山堂”^③。可见这时平山堂仍在外敌之手，还没有被纳入宝祐城的城防体系。李全之乱正是赵葵知扬州之时，按嘉泰《广陵续志》，叛乱平定之后的端平初年，赵葵即有“增陴浚隍”之举。淳祐中期，又有李曾伯、邓岳、李端伯筑圃城、护坝楼的记录。^④平山城始筑的时间，应当就在此期间。

贾似道在修筑平山城的同时，平山一带还凿有重濠。重濠是中国古代城池形态之一种，其在唐代已见于部分城市，有双重的，还有三重的，例如“安史之乱”期间的濠阳城：“筑城穿壕各三重，楼橹之盛古所未有。”^⑤作为一个军事理论并在全国普遍推行则在宋代。陈规《守城录》上说：

城郭，旧制只是一重。……当于外壕里修筑高厚羊马墙，与大城两头相副，即是一壕两城。更于大城里开掘深阔里壕，上又筑月城，即是两壕三城。使攻城者皆是能者，亦无可攻之理。大抵城与壕水，一重难攻于一重。至若里城里壕，则必不可犯。^⑥

从统计情况来看，宋代开挖重濠的城池数量较唐代有所增加，尤其在南宋时期最为普遍。^⑦说明宋代的城池建设确实对重濠理论有所实践，只不过由于大部分城市的城池体系已经定型，在城内开掘里濠的操作难度较大，所以南宋时期的重濠大多是在外壕的基础之上再掘1重外壕，形成“外壕—外壕—城墙”或“外壕—外壕—外壕—城墙”的城池体系。南宋扬州平山城外的重壕工程想必也是受陈规理论与当时风气之影响。

今平山西侧外围有1段半环形水系，整体保存尚好，我们在地图上沿西岸大致测算，长度约500米左右，最宽处近100米。“一百五十三丈一尺”合今480余米，与平山西侧水系的长度基本相合，从位置和规模来看，应即贾似道宝祐三年所凿外壕。平山外围以东则有宝祐城的西城

① 《宋史》卷421《李庭芝传》，第12600页。

② 参见何适：《南宋扬州蜀岗上城池建设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3期。

③ 《宋史》卷477《叛臣·李全传下》，第13847—13848页。

④ 参见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宋大使府砖考》，“丛书集成续编”，第196册，第345页。

⑤ 《旧唐书》卷200上《安庆绪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73页。

⑥ 陈规著，林正才译注：《守城录译注》卷2《守城机要》，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标点本，第79页。

⑦ 参见吴红兵：《宋代护城河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36页。

壕，其与平山西侧外壕构成重壕体系。

不只平山东西两侧，从现状和勘探结果来看，宝祐城西城壕南半段的形态也是重壕。不止于此，我们看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除主城墙，平山城与宝祐城西瓮城之间还有城墙一段，其上绘有女墙。结合地形图，今平山向北至西瓮城之间有一条南北向的狭长高地，其东西两侧为城壕。一般情况下，城壕之间不应当有凸起的高地，而且方向和宽度都很规则，显然不是自然情况下能够形成的。结合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这一段高地应当是平山城与西瓮城之间的城墙，其与主城墙平行，构成“外壕—外墙—外壕—内墙”的“重城重壕”体系。这一体系规模较大，但宝祐《惟扬志》中未提，应当不是贾似道所为，本文推想这一体系应当是李庭芝筑城的遗留，也就是“筑大城包之”的具体内涵。

此外，淳祐中，李曾伯还曾筑运河东岸圃城一座，这一点值得注意。因州城东城壕与城东运河为独立的两条水系^①，在运河东岸再筑圃城，应是将运河也作为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东城壕与运河也形成相当于“重壕”的城池体系。

“重城重壕”体系的作用与上文所论拓展城壕一致，都是为应对砲车技术大为增进的蒙元军队，所谓“重壕以陷砲”^②是也。

（三）堡寨翼城

嘉泰《广陵续志》引《高定子记文》言，赵葵“新修大城及堡寨翼城、夹城”^③。所谓“翼城”，与之形制类似的称名还有“雁翅城”。宋人赵万年所撰《襄阳守城录》上记载，开禧二年（1206）宋金对峙时，襄阳筑有雁翅城防御：

北门城外东西有两雁翅，抵江稍低数尺，其城外江岸下舟船甚多，恐虏人不测掩袭，遂以两雁翅城之里，创立木栅于城下，两堤岸开重壕，设鹿角两层，又用破车连楼如拒马，伏壮士守之，城上已有弩手，复用战船载弩手于江岸下，日夜为备。^④

嘉定四年（1211），广州也筑有雁翅城，宋广州府《图经志》记曰：

嘉定四年，经略使陈岷于城东南、西南筑两翅临海，以卫城南，居民曰雁翅城，城上各有楼，城外环以壕，东自平海门，由海道入，环绕至城西金肃门外通出海道。其外又有东西两澳，由城内达诸海，以通漕运，以泄渠脉。其东为清水壕，西为南壕。雁翅今废。^⑤

名“翼城”者，嘉定六年（1213）真州筑有1例，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引时任郡守李道传申文云：

① 原扬州市文物考古队队长尹志华曾告诉笔者，以往对东城壕的解剖发掘表明，唐宋时期的东城壕与城东运河是两条南北并流不悖的水系。

② 赵万年：《襄阳守城录》，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6编，大象出版社，2013年标点本，第9册，第209页。

③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宋大使府砖考》，“丛书集成续编”，第196册，第345页。

④ 赵万年：《襄阳守城录》，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6编，第9册，第210页。

⑤ 解缙、姚广孝等编纂：《永乐大典》卷11906《城池》，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6册，第8380页。

自转运使以及富商大贾之家交易繁会之处皆在城南，前人尝欲筑两翼城，但费大非仓卒可成。道传当先立规模，使后来可继。^①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翼城”或“雁翅城”只是俗称，其形制不拘一格，并没有严格的规制。但他们都有几个相似的特点，一是两两相对，形如雁翅或羽翼；二是附从于主城向外延展。

南宋扬州堡寨城附筑有翼城，这是以往的文献记载都没有提示的新认识，今人对考古资料的解读也没有辨识出翼城。笔者梳理南宋扬州城的考古资料，找到一些蛛丝马迹。2016—2017年在北城墙东段西部，也就是宝祐城北门（雄边门）外东北约400米处发现一处战国沿用至南宋时期的城门遗址。^②2013年，在这处城门遗址偏西位置还曾发现1片宋代夯土，厚达0.7—0.8米。^③同年在蜀冈古城北城墙东部发现汉、六朝、唐代、宋代等4期夯土城墙，其中宋代夯土分为3处，有一定规模，分别厚1.75、0.80—0.95、0.05—0.25米。^④上面提到的关于堡寨城与宝祐城规模的争议，原由即在于此。既然堡寨城与宝祐城可以基本明确并没有向东扩展，那么这些城外的城门和城墙遗迹，或许就是赵葵端平初年新修的堡寨翼城。因从夯土本身的质量来看，发现的宋代夯土“夯筑质量一般，平夯”^⑤，“未发现夯窝”^⑥。这说明这2处夯土相比主城墙在质量上有一定差异，但其性质确为城墙，而且也有一定规模。另外，从其所处位置来看，其向西可能接续堡寨城。当然，从翼城之名，参考其他城市翼城和雁翅城的形态来看，翼城按理应当有2座，若此，另一座翼城可能在蜀冈古城之南，也就是唐子城南城墙东半，其向西接续堡寨城东南角，南北呈两翼夹辅的形态。

（四）“圃城”、东西水坝与吊桥

端平初，赵葵“南北门为圃城二”；淳祐中，李曾伯包砌南门圃城1座，筑运河东岸圃城1座；邱岳增置南门外新圃；李端伯于夹城筑圃城。宝祐时，贾似道在宝祐城筑有圃子门5所，圃城6座。^⑦

为解“圃城”所指，我们通过网络使用多种数据库进行检索，在史籍中没有找到第二例相同的用法。其性质还要从上述记载与城图进行对应以及“圃”字本身的含义来推导。

刘毓崧认为圃城即瓮城，此说非是，或者说不完全是。“贾公似道圈砌东门瓮城、南城水门、东西圃子门五所”“东西门为月城二，南北门为圃城二”，瓮城与圃子门、月城与圃城

① 道光《重修仪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1年影印本，第25页。

② 参见《扬州蜀岗古城考古又有重要新发现》，《中国文物报》2017年11月14日，第3版。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第31页。

④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北城墙东段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第38、42—43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北城墙东段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第38、42—43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第31页。

⑦ 参见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宋大使府砖考》，“丛书集成续编”，第196册，第345—346页。

分列并举,说明二者是有区别的。刘毓崧分析说:“宝祐城之南门与夹城相连,无须复设圍城,其余三门皆设圍城以护关桥,加以东西水坝之两圍城及平山堂之圍城,正合六圍城之数。”^①他认为东门(泰通门)、北门(雄边门)、西门(平山门)、平山城再加上东、西水坝,正合6座之数。不过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2013—2014年在西门(平山门)外发现挡水坝遗迹^②,2014—2015年在东门(泰通门)外发现壕桥遗存^③。对照《宝祐城纪事》所云:“中遏其流,两坝对峙,圍以护之,东西相倚。”^④东门(泰通门)和西门(平山门)外发现的挡水坝和壕桥应即文中所言东西对峙的坝。问题是,2座水坝的位置与城门相对,东、西水坝之圍城实际上也是东门(泰通门)和西门(平山门)外之圍城,刘毓崧重复计算了这2座圍城。

其实对照《宋三城图》,按照圍城在城外、在桥外的相对位置和数量来看,圍城应与呈“品”字形排列的短墙组合有关。在此前对堡寨城和宝祐城攻防体系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这6组设施与古代城防的“护门墙”的描述近似。护门墙的形制见于陈规《守城录》:

护门墙,只于城门十步内横筑高厚墙一堵。……所以遮隔冲突。门之启闭,外不得知,纵使突入墙内,城上炮石雨下,两边羊马墙内可以夹击。^⑤

护门墙之设意在遮挡,使敌人难以看清城内虚实。明志图中描绘护门墙由3面垣墙组成“品”字形,加强护门墙的防御功能,是《守城录》中的升级版。^⑥按宝祐《惟扬志》,可知其又名圍城。

除宝祐城,贾似道又在州城圈砌“东西圍子门五所”^⑦，“圍子门”似乎就是圍城之意。其形制,因为《宋三城图》保存地并不完全,目前只能从西门(通泗门)了解其大概。细审可见,其外有瓮城,瓮城外围又有一道弧形外墙,其位置和形制符合圍城作为外护的特点。

除了“圍子门”和“圍城”,宝祐《惟扬志》还将围筑平山堂称之为“筑堡圍”,所引《宝祐城纪事》还说平山“因山为圍”,所引《四城兴浚录》还有“瓮城砖圍”之语。^⑧可以看出,“圍”的含义很广,不似专指,有可能只是俗称、泛称。其含义如何,还得从“圍”的本意来推究。晋人左思《吴都赋》:“遭藪为圍,值林为苑。”晋人刘渊林注曰:

①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宋大使府砖考》,“丛书集成续编”,第196册,第346页。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市宋宝祐城西城门外挡水坝遗迹的发掘》,《考古》2014年第10期。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南宋宝祐城东城门北侧城墙和东侧城壕的发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9期。

④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宋大使府砖考》,“丛书集成续编”,第196册,第346页。

⑤ 陈规著,林正才注译:《守城录注译》卷2《守城机要》,第63—64页。

⑥ 参见朱超龙:《“长围”与羊马城、一字城、护门墙——南宋时期扬州蜀冈城池的攻防体系》,《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2019年第2期。

⑦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宋大使府砖考》,“丛书集成续编”,第196册,第345页。

⑧ 参见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宋大使府砖考》,“丛书集成续编”,第196册,第345—346页。

“有草曰圃。”①《楚辞·九叹》“惜贤”：“登长陵而四望兮，览芷圃之蠹蠹。”东汉王逸注曰：“圃，野树也。”②可知“圃”有“野”的意思。周代有国、野之分，《周礼》郑玄注曰：“国中，城郭中也。”又说：“以其对野，故知国中是城郭中也。”“野，谓远郊之外也。”③清人焦循说得更清楚：“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④野与城内相对，那么圃城实际上指的就是城外的城墙，可以将护城河作为其与城内的界限。这样再审视“圃城”“堡圃”“圃子”“砖圃”等含义，它应该是包括平山城、瓮（月）城和护门墙在内的城外之城的泛称。

再说水坝与吊桥。《宝祐城纪事》又云：“拒关有桥，据桥有圃。”⑤早在嘉定年间，崔与之权知扬州事，“西城濠势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马。开月河，置钓桥”⑥。绍定四年李全之乱时，“赵胜遣统制陆昌、孙举立桥堡砦于北门”，又“（赵）范陈于西门，贼闭垒不出。……乃伏骑破垣门，收步卒诱之。贼兵数千果趋濠侧。……有顷，贼别队自东北驰至，范、（赵）葵挥步骑夹浮桥、吊桥并出，为三迭陈以待之”⑦。可知西门（平山门）在绍定四年之前就立有吊桥，北门桥可能也是吊桥。又从宝祐《惟扬志》所引《宝祐城纪事》可知，东门（泰通门）外也有桥，东门（泰通门）、西门（平山门）外二坝东西相倚，那么东门（泰通门）外的桥与西门（平山门）一样，也应是吊桥。

所谓“吊桥”，史籍中也作“钓桥”。《武经总要·守城》篇介绍筑城之法，其中专有吊桥：

门外筑瓮城，城外凿壕，去大城约三十步，上施钓桥。⑧

其后还绘有吊桥图形，并附有详细的关于吊桥的材质、形制、位置、配套设备和使用方法的详细介绍：

钓桥，造以榆槐木。其制：如桥上施三铁环，贯以二铁索，副以麻绳，系属于城楼上。桥后去城约三步，主二柱，各长二丈五尺。开上山口，置熟铁转输为槽，以架铁索并绳，贵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则楼上使人挽起，以断其路，亦以护门。城上常以炮及弓弩御敌，虑以火燔烧及被攻斫。⑨

吊桥的作用，如陈规《守城录》所言：“城门外壕上，旧制多设钓桥，本以防备奔冲，遇有寇至，拽起钓桥，攻者不可越壕而来。”⑩

①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标点本，第208页。

② 黄灵庚疏证：《楚辞章句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标点本，第2795页。

③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标点本，第415—416、576页。

④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标点本，第110页。

⑤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宋大使府砖考》，“丛书集成续编”，第196册，第346页。

⑥ 《宋史》卷406《崔与之传》，第12256页。

⑦ 《宋史》卷477《叛臣·李全传》，第13846—13847页。

⑧ 丁度、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2《守城》，《中国兵书集成》第3册，第525页。

⑨ 丁度、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2《守城》，《中国兵书集成》第3册，第540页。

⑩ 陈规著，林正才注译：《守城录注译》卷2《守城机要》，第67页。

堡寨城（宝祐城）东门（泰通门）、西门（平山门）外发现的挡水坝和壕桥遗存，与上述文献记载合契。西门（平山门）外发现的挡水坝，中部尖高，顶部由条石砌筑成东西 1 排，两侧则呈坡状，其下也没有水涵洞之类的通水设施，所以当时发掘者就推测，该挡水坝之上或设有吊桥等设施。东门（泰通门）外发现的壕桥遗存，形制与西门（平山门）外发现的挡水坝遗存有相似之处，只是未发现条石和砌砖，其上也应设有吊桥。除宝祐城，“宋大城图”中连接州城西北便门与夹城南门的设施注为“长桥”（见图 3），也应当是吊桥。

结 语

清人刘毓崧《宋大使府砖考》征引嘉泰《广陵续志》和宝祐《惟扬志》中关于南宋扬州的筑城记录，为南宋扬州三城的研究增添非常珍贵的资料。

宝祐城有 4 门，南门为正门，曰宝祐，北门曰雄边，东门曰泰通，西门曰平山。“九里零二百八十一”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吻合，佐证宝祐城相对堡寨城并没有向东扩建，而只是在西南外的平山增筑小城一座。按照定名的一般原则，贾似道宝祐年间在平山包筑的小城应名“平山城”，始筑的时间在端平至淳祐年间。同时，贾似道还在平山城外开凿外壕一重，与宝祐城原西城壕形成重壕体系。为应对南宋末年蒙元军队日益增进的攻城技术，不只平山城，宝祐城西城壕南半段还修筑重城重壕体系，这一体系应当是在李庭芝主政时期完成。不只宝祐城西城壕，州城东部的护城河与运河一道，也构成相当于重壕的防御体系。

端平年间，堡寨城还附筑有翼城，在堡寨城（宝祐城）东外发现的 3 处南宋时期的城门和宋代夯土，或与堡寨翼城有关。

从端平初年开始，主政扬州者在州城、夹城和堡寨城、宝祐城城门之外陆续修筑多座“圃城”，圃城的含义是城外之城，以护城河为内外的界限。宝祐城东门（泰通门）和西门（平山门）外发现的水坝和壕桥遗存，与《宝祐城纪事》所载“拒关有桥，据桥有圃”“两坝对峙”“东西相倚”相合契。

（作者单位：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文责编：杨卓轩